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Second Edition)]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Second Edition\)\]](#) [下载链接1](#)

著者:[澳] 杰夫·刘易斯著, 郭镇之, 任丛, 秦洁等译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Second Edition\)\]](#)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封皮没设计好，一折中间就断了

送货速度很快，书的质量很好

这次出血不少，没办法，急着用……

书能有啥心得呢。。。。。。

内容很丰富，很喜欢，值得买！

给办公室同事买的

很喜欢。

好

这本书全方位介绍了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类主题视角，体系完整，阐述清晰并具有两个优点：一是突出大众媒介话题；二是突出全球化和当代视野。

作为教材，该书结合大量实例，浅显易懂，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使用。

第一部分 了解文化构成和文化理论 第1章 当代文化、文化研究与全球媒介领域

导论：当代场景 全球资本、文化价值和新的电视现实 全球化与一种当代文化的政治学

案例研究1：定义戴妃文化与文化研究 文化的定义 后现代文化

案例研究2：恐怖主义：对美国的一次后现代袭击 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

批判性调查／文化政治 解构 文本研究 经验方法 基于政策的研究 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

第2章 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基础 导论：“文化”的基础 文化与社会

埃尔米尔·涂尔干与社会结构 涂尔干与象征主义 马克斯·韦伯 现象学与文化研究

社会学的根源 马丁·海德格尔 阿尔弗雷德·舒茨 彼得·伯格 符号的互动 文化人类学

克利福德·格尔茨 第3章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 导论 马克思与黑格尔

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自然主义 象征控制 德意志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假设的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  
阿多诺与大众文化 瓦尔特·本雅明与机械复制 路易·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超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 主体位置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解放与文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 霸权 有机知识分子 …… 第二部分 文化地点 关键术语词汇表  
参考文献 人名及专用词索引 (A-Z) 译后记  
全书章节安排合理，内容丰富，译者的翻译水平也非常好，读起来一点都不晦涩，很满意的一本书，慢慢看，多多学习。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动物，他们严肃又自作聪明，他们傲慢又神经过敏，他们颐指气使假托圣言以讹传讹，他们将错就错不知悔改批判愚民。”别误会，这首歌赞美的不是羊驼，而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确顽固又强硬，不屈不挠，但他们克服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商业和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没多久，他们嘴边经常挂着一个新词“媚俗”，专门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出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却是被译者篡改过的。原文KITSC H，意思是“自我感动”，拔高自己，自以为崇高。如果译成“媚雅”还更准确，结果活生生被韩少功译反了。韩少功是一名精英左派，这种栽赃昆德拉的勾当未必是故意，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潜意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又能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左呢？于是KITSC H被抛弃，“媚俗”大行其道，那些被昆德拉嘲笑的伪善人士打着昆德拉的旗号，振振有词地反庸俗反低俗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使用“媚俗”这个词，想到不是那些“感动XX”评选，不是学校里播放的《感恩的心》，不是余秋雨的含泪，不是王兆山的幸福，不是于丹身体里的荡漾之水，而是郭德纲的相声和小沈阳的二人转。谁会料到，不敬神的昆德拉在中国，竟成了弘扬主旋律、铲除杂乱音的理论权威。与其说是造化弄人，还不如说中国的山寨精神太强悍，俯卧撑、躲猫猫、指鹿为马、正龙拍虎，一脉相承，推陈出新。

另外还有一个流行词“娱乐至死”。这是大约5年前冒出来的，同样被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高频率地使用，也同样被用来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本书，叫做《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DEATH》。书名译为“娱乐至死”，非但没有译错，反而应该说译得漂亮极了。可是无独有偶，就像昆德拉的情形一样，人们在采用波兹曼的说法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完全篡改了他的本意。“娱乐至死”变成了“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致命的，致人于死地。

我们高雅的政府经常以健康理由干涉媒体节目的制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喜欢从旁摇唇鼓舌，高喊“娱乐至死”，指责媒体上的娱乐化倾向、某些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反对迎合市场，鼓吹加强思想审查，以教育人民为导向制作精品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的崛起，民间曲艺的复兴，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就更忧患了，“娱乐至死”的声浪就更喧闹了。好像中国媒体节目以前是多么优秀、多么真实似的，一派大好局面竟被恶俗的娱乐破坏了。某种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潜台词成了“主旋律万岁”，厚着脸皮撒谎

成了深度报道，空话套话大话成了深刻反思。

实际上，如果读过波兹曼的书就会知道，他说的“娱乐至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感情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Second Edition\)\]](#) [\[下载链接1\]](#)

## 书评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Second Edition\)\]](#) [\[下载链接1\]](#)